

澳 大 利 亚 文 学 作 品 选

THE 守望者 CUSTODIANS

[澳] 尼古拉斯·周思 著 李 尧 译

中国·重庆出版社 ▲

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· CHINA

澳 大 利 亚 文 学 作 品 选

本书由澳大利亚文化委员会资助出版

本书根据 MACMILLAN 出版公司
1997年出版的《THE CUSTODIANS》翻译

THE 守望者 CUSTODIANS

[澳] 尼古拉斯·周思著

Nicholas Jose

李 尧译

主编 胡文仲 副主编 李书敏

中国·重庆出版社

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守望者/(澳)周思著;李尧译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00.8
ISBN 7-5366-5032-9

I. 守… II. ①周…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澳大利亚—现代
IV. I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8993 号

本书根据 MACMILLAN 出版公司 1997 年出版的
THE CUSTODIANS 翻译

守望者

[澳大利亚]尼古拉斯·周思 著 李尧 译

责任编辑 陈小丽
封面设计 金乔楠
技术设计 刘忠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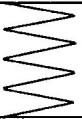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新华书店经销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8.25
字数 386 千 插页 5
2000 年 9 月第 1 版
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2000

ISBN 7-5366-5032-9 /I·982
定价:30.00 元

给罗兹玛丽·克雷兹韦尔

译者前言



李尧

1

1997年,《守望者》(THE CUSTODIANS)刚刚出版,尼古拉斯·周思(Nicholas Jose)就给我寄来一本。他在扉页上写道:“送给李尧,我的朋友和译者……”他说的不错。我们是朋友。早在1988年,他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任文化参赞的时候,我们就已经很熟悉。在研究和翻译澳大利亚文学这个领域,他曾经给我许多帮助。

周思先生不但是外交官,还是一位作家,而且是一位颇有才华的著名作家。我很喜欢他的作品,认识他不久,就开始译他的小说。先译了几个短篇,在外国文学刊物发表,后来收入我和胡文仲教授选编翻译的《澳大利亚当代短篇小说选》(1993年,北京出版社)。接下去,翻译出版了他



的两部长篇小说。一本是《长安大街》(AVENUE OF ETERNAL PEACE, 1991年,时代文艺出版社),另一本是《黑玫瑰》(THE ROSE CROSSING, 1996年,中国文学出版社)。这两本书都充分表现了尼古拉斯·周思的艺术才华和对文学与生活的深刻认识。特别是《黑玫瑰》构思精美,故事动人,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反响,受到好评。但是我以为,到目前为止,周思的力作应该首推《守望者》。这本书描写了澳大利亚一个时代的变迁,涉及了澳大利亚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。从政府总理到土著人囚犯,从老牧场主到新移民,从舞台到画坛,从丛林到海滩,无不出现在周思的笔端。就我对作者的了解,这本书几乎调动了他的全部生活积累。可以说,《守望者》是尼古拉斯·周思多年来对生活勇敢探索,对艺



术不倦追求的结晶；是对他这一代澳大利亚人的成长历程，他们的爱与憎，苦与乐的最充分的展示。能把这样一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从创作手法讲，这本书也很值得称道。在当今流派纷争，以“新先锋”或“后现代”为高雅的世界文坛，尼古拉斯·周思恪守自己的创作原则，以完全的现实主义的手法，把一幅澳大利亚风情画展示在世人面前，实在难能可贵。而在现实主义这个广阔的舞台上，他又匠心独具，把每一个人物，每一个细节，安排得那样精巧，让人叹为观止。作为朋友，又作为译者，我很为尼古拉斯·周思创作上的成就而高兴。

这本书断断续续译了一年——从 20 世纪译到 21 世纪，时间可谓长矣。不过我还是在千禧之年的灿烂阳光刚刚升起时



候,完成了这件很有意义的工作。因此还可以说,《守望者》是我献给新世纪的礼物。我和尼古拉斯·周思,以及众多的朋友一起,在新世纪阳光的照耀之下,将努力奋斗,勇敢探索,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这本书的翻译出版,得到了澳大利亚理事会文学委员会的大力支持。重庆出版社对介绍澳大利亚文学,一直不遗余力,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,对我本人更给予始终如一的热情帮助。值此《守望者》出版之际,谨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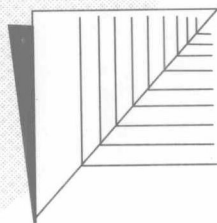
译者

2000年1月23日 北京

守望者

目 录

译者前言	李 尧	 1
第一部	日 食	 1
第二部	走向生活	 147
第三部	中国墙	 345
第四部	内 海	 453
第五部	启明星	 529



第一部

目

食



守望者



1

守望者

孩子们觉得很奇怪，太阳变黑了。更奇怪的是，银盘似的月亮居然变成一个黑颜色的碟子，连一丝亮光也没有。在针孔照相机里，月亮慢吞吞地从太阳前面走过，就像动画片里的月亮。校园里一片昏暗，天空仿佛密布烧荒冒起的浓烟。只有亚历克斯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，不加任何防护，就用肉眼直盯盯地看那天上的奇观，直到太阳从月亮背后突然冒出。那骤然之间爆发的光彩那么明亮，似乎要永远“烙”在他的视网膜上。简，埃尔斯佩思和齐吉负责监督亚历克斯——两大天体在它们的轨道上“舞蹈”的时候，他确实直盯盯地凝视着，没有丝毫退缩。亚历克斯转过脸，大睁着一双眼睛看朋友们，但是什么也看不见，只看见指甲大小的一片亮光在漆黑的天幕燃烧。

“你瞎了吗？”齐吉问。



“没有，没有。我没瞎。只是要等一会儿……”

“告诉我们，你看到什么了？”简说。亚历克斯似乎怪怪的，两手捂着眼睛，别人都害怕地看着他。

他从手指间向外面窥视。“我能看见你们，”他说。

“他撒谎，”温迪说。

“亚历克斯，你敢肯定？”埃尔斯佩思问。

“当然敢肯定。你是埃尔斯佩思，对不对？还有齐吉，温迪，简。”亚历克斯放下心来，高兴地笑了。看起来老师说得不。他已经证实，如果你愿意，如果你相信没有什么坏处，完全可以用肉眼观察日全食的全过程。“这么说，你赢了，”简说。“给你什么奖？”

“你们推转盘，让我在上面转，越快越好。”

于是大家一起推转盘，直转得亚历克斯头晕目眩，大叫停下，停下。校长黑兹利特太太走过来，告诉孩子们规矩点儿。

转盘停下之后，亚历克斯跪倒在地上，脑袋放在两条大腿中间，想让那种眩晕的感觉赶快停止，别的孩子们都站在周围，围成一个圈儿。他抬起头望着他们，然后从操场上抓起一把土。



“还有一件事儿，”亚历克斯得意洋洋地说，“我敢吃土。”

“你不敢，”简笑着说。

“我敢！”亚历克斯坚持说。“土和食物没有什么区别。”

“那你就吃呀！”温迪说。

“吹牛！”埃尔斯佩思说。亚历克斯特别讨厌。他在她后面一排坐着，上课的时候经常把她的辫子拴在一起。她一直叫他讨厌鬼。

“你们吃我就吃，”亚历克斯开始“讨价还价”。

“我们当然不吃，”埃尔斯佩思说。“谁和你一般见识。你是疯子！”

“亚历克斯敢吃，我就吃，”齐吉说。

“会生病的，”埃尔斯佩思尖叫着说。

“你们不相信我，”亚历克斯说。“好吧。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。”

“狗得病的时候才吃土。它们鼻子出了毛病，靠吃土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，”温迪说。

刚才一片昏暗的天空似乎使人们清楚地看到，不管什么东西，都可以完全颠倒：太阳和月亮，毒药和食物，错和对，明和暗。这正是“傻大胆”迈克从中受到的启发，也是他要打赌的原因。他从还在旋转的转盘下面抓了一把土，高高地举起来，故意从手指缝里漏下一点，好让大伙儿看个清楚。然后拣出几粒沙子，低下头，将土送到嘴里。舌头上沾了一层干土，他吃力地往下咽，结果呛在喉咙里，赶紧闭上嘴巴，不让一点儿泥土掉出来。亚历克斯的手掌已经空空如也，只有皮肤上留下一点点泥土。伙伴们大吃一惊。



“说‘啊——’”简发号施令。

亚历克斯张开嘴，伙伴们看见，泥土已经从这个不停颤动的粉红色的“窟窿”咽了下去。那玩意儿自然不会有什么好味道，亚历克斯眼窝里噙满泪水。他像一个滑稽演员转身走开，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：“该你了，齐吉！”

“你敢吗？齐吉！”埃尔斯佩思大声说，极力表示反对。

“会得口蹄疫的，”简说。

“真滑稽，”亚历克斯说。“吃呀！齐吉。”他连哄带骗，突然为自己刚才干的事儿感到后怕，很想再找个“垫背”的人。

“我不让你吃，”埃尔斯佩思说。

齐吉弯下腰，捏起一小撮土，动作优雅，仿佛摘一枚草莓。他看了看手心那撮土，皱了皱鼻子，扬了扬头，把眼前那缕红头发甩开，然后一声不响地把脑袋向那撮土凑过去。

“我不看，”埃尔斯佩思说。

齐吉伸出粉红色的舌头舔了一点儿土，感到一阵恶心。他跑到旋转木马的坐位旁边，吐了起来。连喊带叫，连咳带吐，直到把最后一点点泥土从嘴巴里面弄出来。

“这才是泥土应该呆的地方，”简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咽不下去，”温迪说。

齐吉在把亚历克斯咽到肚子里的东西全都吐出来的时候，转过脸瞥了一眼他的朋友们。女孩子们咯咯咯地笑，齐吉也朝她们笑了起来。

埃尔斯佩思像一个生气的母亲，转过脸朝亚历克斯喊道：“快去漱漱口，亚历克斯·迈克。”

放学的铃声响了，日食“吞没”了这个下午。



住在郊区的人家，院子里都养着狗。亚历克斯回家的时候，觉得这些狗比平常叫得凶。他没什么心情和狗纠缠。如果想避开这些汪汪叫的狗，可以顺着山坡穿过公园和铁路，一直走到那条大街。大街两面的房子紧紧地挤在一起，都是用白颜色的石头和红颜色的砖盖的。人们坐在门廊前面，看低低的篱笆那面走过的行人。乔赛·雷安一家也住在这里。

乔赛的皮肤特别白，不能见阳光。1958年日全食这天，她呆在洒了香水的屋子里。教会学校的孩子太多，老师管不过来。乔赛出去的时候，穿上袖子宽松的长裙，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包裹起来。她穿着白色的短袜、漆皮皮鞋，戴着手套。头上还戴一顶草帽，草帽上系一条缎带，缎带上有几朵蓝花。她和满脸雀斑的胖妈妈雷安太太住在一起。还有一位雷安太太，是妈妈的妈妈。这位老妇人满脸皱纹，双目失明，拄着白颜色的手杖，但是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。放学以后，老雷安太太坐在门廊下面的一把摇椅里，轻轻摇晃着，手里拿着一杯茶，放在膝盖上。小雷安太太——她的名字叫奥德雷——核对报纸上公布的中奖号码，身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瓶啤酒。啤酒瓶是棕色的。乔赛也坐在旁边，手里拨着一串珠子，透过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紫薇，向大街上张望。乔赛白皙的皮肤上有两块黑痣。谁也不知道阳光照到她的脸上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有一天，她对亚历克斯·迈克说，如果她在阳光下摘掉帽子，这两块黑痣就会蔓延开来，把她弄成个大花脸。

亚历克斯从这幢房子前面走过时，听见咯咯咯的笑声。屋里里面很暗，带网眼的窗帘已经拉上，但是看得见圣母玛利亚的



雕像在落日的余辉中闪闪发光。

乔赛的外祖母问是谁从她们家门前走过，乔赛不高兴地看了她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，没人走过。

亚历克斯走过铁路道口的时候，木头栏杆刚刚放下。他听了听火车开过时的隆隆声，在最后一刹从栏杆下面钻过去，飞也似地跑过铁道，站长还没来得及朝他叫喊，就已经跑上山坡。不一会儿，他便回到家，砰地一声把后门关上。

妈妈穿着白色运动衣，红扑扑的脸有点发烫，金黄色的卷发系着一条蓝色的发带。

“宝贝儿，你的嘴怎么都绿了？”

“吃糖吃的，”亚历克斯从嘴里取出糖蛇，看它已经扭曲成什么样子。他在街角买了三条糖蛇。给自己一条绿的，红的留给乔赛，黄的准备慢慢吃。

“我给你在小圆面包上抹点儿黄油，”妈妈说。“埃尔斯佩思·吉林汉姆说你今天又在学校淘气了。她说老师讲看日食的注意事项时，你听都不听。”

“我听了。”

“可你不当回事儿。你不戴防护镜，就用自个儿的一双眼睛看日食。”

“你就不该信埃尔斯佩思的话。再说，我不是好好的嘛，妈妈。”

“别把自己当成‘万事通’，亚历克斯。这样不好。”她朝她淘气得出奇的儿子笑了笑，然后望着窗外仿佛一张大网似的树叶和草坪上蓝得耀眼的蓝花楹。今天下午，她用发球把巴布·吉林汉姆——埃尔斯佩思的母亲——调动得团团乱转。这是她欢迎